

# 外來的“外來語”及其他

史有爲

0. 有同道質疑：你說“外來語”本身就是外來的，來自日本，也許是這樣，但是得拿出證據來。此話有理。而且到這個時候也確實需要對這個關鍵性的術語做一番溯本考源的工作，弄清來歷，對以往和今後中日文化交往的研究，對漢語史的研究都應該是有價值的。現在這篇文章算是初步的答卷。

## 1. 辭書和文獻所見

1.1 “外來語”在中國最早何時出現，沒有文獻可考。但是在《王雲五大辭典》(1930)和舊《辭源》(1931)、《國語辭典》(1936，中國大辭典編纂處)、舊《辭海》(1947)都同樣未見。未見不等於不存在，但有可能尚未出現。據目前掌握的資料，“外來語”出現在中國是比較晚的。較早出現“外來語”一詞的文獻是陳望道先生的《六書與六法》(載1940年1月17日《大美報》)，其中說：“……凡用語必以‘內發’‘外來’兩法所成的爲主。‘內發’是本國自造的本地貨，其語可以稱‘內發語’。與‘內發語’相對的，便是借自他國的‘外來語’。‘外來語’以音義爲主。”之後陳望道又於《文法革新問題答客問》(1940年3月《學術雜誌》2輯)中又談到“內發語”和“外來語”：“依據語匯學，一地語言的原先語有兩種：一種是內發語，本地自造的——這是家鄉語，更重要；一種是外來語，從外路輸入的。引線是外路的新知識，新事物、新勢力的輸入。……外來語也是新文化之一，常帶有所謂異地情調、異國情調。當外來語剛輸入的時候，無論音譯形翻，都不免帶有生疏、新鮮等語感。爲感生疏，或生排拒；爲感新鮮，或就是趨附。等到用久用慣，就又兩感全消失，和本地內發語無別。如‘塔’如‘僧’等印度外來語，就已經成爲這一類例語。”這“內發語”和“外來語”是相對待的，有可能是同時創造的，也有可能是先有一詞，而後再配上另一詞，猶如對對聯一般。這二詞中“內發語”較爲生硬費解，在此之前未見，在此之後也未再更多地見到，而“外來語”較爲自然易曉，且生存至今。單由此推測，極有可能是先有根底已厚的“外來語”，而後再配上“內發語”，不免生造費解，難以行遠。這種推測是否有理？請看日本的材料。

1.2 “外來語”一詞在日本很早就有記錄。早在明治十七年(1884)大概文彥就著有《外來語考原》，該作者並於明治十七年(1884)編成、二十二年(1889)出版《言海》，收入“外來語”一詞。之後，大正三年(1914)勝屋、英造等出版了第一部以“外來語”爲名的《外來語辭典》，大正四年(1915)上田萬年等編成第一部給以科學解釋的《日本外來語辭典》，大正十一年(1922)前田太郎著有《外來語の研究》。昭和七年(1932)，日本的外來語研究已經蔚然成風，形成群體，出版了季刊《外來語研究》(1932-1938)。昭和九年(1934)下中彌三郎的日語單語詳解詞典《大辭典》中也將該詞作爲日

本語詞收入。而在此之前，中國國內尚未見到有什麼詞典文獻出現該詞。自此之後，日本的外來語辭書和相關研究更如雨後春筍，不斷地有不同編著者編寫、並由不同出版社出版的成果。據筆者統計，在昭和十七年(1942)以前，日本有關外來語的辭書和研究文獻已經超過450種。相比之下，中國則非但起步晚，而且相關研究的著作也少得可憐，至今還未超過日本(至1942年時)的十分之一。<sup>1</sup> 季羨林先生為此曾十分遺憾地感嘆過。<sup>2</sup>

1.3 詞典內對“外來語”的解釋也很可說明問題。日語單語詞典內對“外來語”的解釋都是用“化”為“國語”之類的解釋來說明該類詞語的當前性質。例如昭和七年(1932)《大言海》第一卷在該條下指出(漢語大意)：外來語是外國的語詞進入後長久慣用的、被“國語”化的，人人通常使用的語詞。在昭和三十六年(公元1961年)出版的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將“外來語”作為漢語中已存在的詞收入，釋文的漢譯意思是：“從外國語轉化為國語的詞。”更早的日語詞典的解釋也是大同小異，都使用類似“國語”化的說法。日本詞典的體例是，凡使用“國語”一詞時均指日本語，很少指別的國家的語言。此處的“國語”並非50年代以前中國使用、現在台灣仍在使用的相當於目前“普通話”概念的“國語”。當然“國語”還有“本國語”的意思，但至少在詞典中是可以有兩種理解的。這種解釋顯然也讓人懷疑該詞的原有“國籍”。

1.4 還有一個十分有趣的例子：在昭和六十二年(1987)出版的由鎌田正、米田寅太郎編纂的《漢語林》在“外來”條下收有副條“外來語”，而平成四年(1992)由同樣的編者修訂擴充而成的《大漢語林》卻在“外來”條下刪去了“外來語”，可是又不再單獨出條。由此種種跡象可知，可能這些日本學者也認為“外來語”為他們首創。

1.5 中國使用者的背景。如果再研究一下較早使用“外來語”、提倡“外來語”一詞的學者的經歷，則更能幫助我們理解該問題。就以我們目前知道的使用該詞最早或較早的陳望道來說，陳先生於1915年赴日本留學，四年後於1919年歸國，他具有受日本語和日本現代文化薰陶的背景，對於日本語中在在皆是，無法回避的外來語，使用必然頻仍，印象必然深刻，也必然深印於意識中。對於以借鑒東洋、復興中華為己任的早期留日學生，把造成日本現代化的各種要素吸收入中國，是不可推諉的責任。尤其是“外來語”一詞，由完全國貨的“外來”和“語”構成，前者況且早在《易經·無妄》裏已經赫然存在，更是容易為國人所接受。因此“外來語”極其可能是由陳望老或其他留日學子引進的。如果這個推論有理，那麼我們於1940年在中國發現的該詞，它在中國的存在至少還應向上推20年左右，也就是本世紀20年代左右開始引進中國的，而“內發語”則確實為陳望老給“外來語”配對而自造的術語。至於“外來語”真正為語言學界接受並有一定普遍性，當在1940年前後，正是活躍的上海語文學界所造成的。其中的一次大推

---

1. 參看高名凱、劉正琰《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中國·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8)各章所附部分文獻; 史有為《異文化的使者——外來詞》(中國·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腳注內的部分文獻; 沈國威《近代日中語匯交流史》(日本·笠間書院, 1994)中資料編內的部分文獻。

2. 參看季羨林為《異文化的使者——外來詞》(史有為著)所作的“序”。

動是30年代開始而結束於40年代初的中國文法革新討論。雖然外來語屬於詞匯學範疇，並非“文法”，但在論述“文法”時還是不可避免地要多多少少論及並有所播散。

## 2. 中日詞匯比照

2.1 日語和漢語在語言學術語方面是有很大不同的。在詞匯學術語方面，漢語的“詞”在日語一般都作“語”，請看：

漢語	日語	漢語	日語
詞	語／單語	一般詞匯	普通語彙
詞根	語幹	同音詞	同音語
詞尾	語尾	同義詞	同義語
基本詞	基本語	多義詞	多義語
單純詞	單純語	借字／借詞／外來語	借用語／外來語
複合詞	複合語		

在50年代以前，中國似乎還沒有“外來詞”這一術語，通用的是“借字”或“外來語”。較早研究外來語的專著恐怕是羅常培先生的《語言與文化》（初稿成於43年，49年1月寫定，出版於1950年），在該書中只用“借字”和“借詞”，雖然有一處使用了“外來語”，但是作為解釋“借字”而用。在該書第四章中有：“所謂‘借字’就是一國語言裏所孳雜的外來語成分。”之後又有“以上所舉的幾條例子不過想把中國語裏的外來借字稍微指出一些綱領。”其中的“外來語”、“外來借字”顯然都不是作為“術語”而提出的，而是以非術語性的身分用作解釋的。即使作為術語也被認為是非正式的或不是妥當的。羅先生不但精通傳統小學，也致力於引進西方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抗戰期間他在雲南從事少數民族語言文化的調查工作就是在西方文化人類學的影響下開展的。在文化人類學裏通用的就是 loan word，在一般語言學著作中較通行的也是 loan word（因此即使1984年以《漢語外來詞詞典》之名出版，但書名的英語譯名還是使用 loan words and hybrid words 來對譯“外來詞”），很自然如果中國人獨立意譯該詞，最自然、最可能的必然是“借字”或“借詞”了。這兩個詞在日語中沒有同形、同義的形式，用的是非規範術語“借用語”。而日語對 loan word 的正式日譯名卻是“外來語”，對於熟諳西方語言的學者來說，必然覺得這翻譯並不完全貼切。因為 loan word 在西方語言中，在文化人類學中不但包括來自外國語的語詞，而且還可容納來自其他方言的詞語。另外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日本同中國一樣，也有同形的“借字”，不過日本是“借用漢字”，即“假借字”的意思。羅書裏“借字”的“字”還是沿用中國傳統語言學中的習慣，例如劉淇的《助字辨略》；而且也是沿用傳統對 words 的翻譯，《馬氏文通》裏就是用“字”來表示 words 的，什麼“實字、虛字、名字、動字、靜字、介字、連字”。至於“外來語”顯然是另一個來源。在相當於“外來語”或“借詞”的地方，王力先生的《中國語法理論》（1944-45）用的是“譯名”，高名凱先生的《漢語語

法論》(1945年成書, 1948年初版)只稱為“外國語的譯音”, 到了呂叔湘先生的《中國文法要略》(1947)才使用起“外來語”。這些學者都是留學英法的, 可見“外來語”一詞在歐洲留學歸來的語言學家裏是並不怎麼通行的。從上面的對照中也有理由懷疑該詞的來源。如果這是通常較少使用的 alien word 的翻譯, 那麼按照羅常培反映的習慣, 應該譯成“外來字”或“外來詞”才對。然而直到50年代通行的仍然是“外來語”。上面的情況使人不得不懷疑“外來語”是來自一方, 是自日本引進的, 而“借詞/借字”則來自另一方, 是中國學者根據西方語言 loan word 自己直接翻譯而來的。而它們在中國的使用也是以“借詞”為正統, 並不特別欣賞“外來語”一詞。甚至還可以進一步描述40年代時這兩個術語的地域分布和在學術界的分布: “借詞”主要分布於北京為中心的圈子, “外來語”主要分布於上海為中心的圈子。

2.2 “外來語”已經通行至今, 只是本世紀50年代以來, 有些學者受了新術語“詞”的影響, 覺得“外來語”和“詞”這一系列不相配, 於是提出“外來詞”, 並始終堅持使用。說實在, 這個新術語似乎是在“借詞”和“外來語”二者之間的一個折中。據筆者所知, 高名凱、劉正琰先生至少是其中的主要倡導者。首先使用於正式文獻的, 正是高、劉二位的《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1958)。在他們的大力提倡下, “外來詞”終於獲得了廣泛承認。以至除了《中國大百科全書》還是以“借詞”作為正條出條外(該辭書連“外來語”一名都沒有), 新《辭海》以及好幾部專業辭典也都用“外來詞”作為正名, 而只把“外來語”作為別名, 有的甚至書名也用的是“外來詞”(例如劉正琰、高名凱、麥永乾、史有為1984年出版《漢語外來詞詞典》, 而岑麒祥1990年也以同一書名出版另一部詞典)。這些情況反映了選用中國自造術語的強烈意識, 不管是“借詞”還是“外來詞”, 都不再是“外來語”了, 都是一種中國本土化的努力。前者是完全的中國造外來概念詞, 後者則是根據日語來源作部分改造的“外來影響詞”, 也是對“借詞”和“外來語”兩個術語的調和。它們都是本土化意識的一種反映。而使用“外來語”一詞至今多局限於日語學界, 多部有關的詞典依然使用“日語外來語詞典”這樣的名稱。這無疑是洩漏了該詞來源的一點消息。

### 3. 對日語中“外來語”一詞的懷疑

3.1 日語中現在用“外來語”一詞去對譯英語的 loan word, 例如很有影響的《角川外來語辭典》, 英語名作 Dictionary of Loan-words。然而有種種跡象表明, 該詞並不一定就是西文中上述詞的直接翻譯。小學館《英和中辭典》(1980/1992)在上述英語詞下用“借入語, 借用語”來解釋, 然而又不收 alien word 和作為外來語的 alienism(有此詞無此義), peregrinism, foreign word, foreignism(有此詞無此義)。這部中型詞典所收語詞至少可以囊括英語中最常用的部分, 如果後面這些詞都不收, 可見日語“外來語”不是由這些詞翻譯而來。而如果根據 loan word 來翻譯, 至少應譯成“借用語”或“借語”。日語中無“借語”, 卻有“借用語”, 許多詞典都用“借用語”作為“外來語”的又稱。根據日本的英和詞典, “借用語”確實為 loan

word 之恰當譯語，然而，該術語並不通行。可見“借用語”是後來的，敵不過歷史更長、已經用慣了的“外來語”。

3.2 那麼“外來語”從何而來？明治時代的日文中“外來語”和“舶來語”兩種，同義而並用，例如明治四十五年(1911)棚橋一郎、鈴木誠一所編《日用舶來語便覽》。實際上，明治以前，十九世紀中葉，就先有“舶來”一詞，並廣為使用。例如，日本弘化四年(1847)即有《舶來玩禽一覽》一書(寫本，柏原信好撰)，可見在十九世紀中葉江戶末期時，“舶來”一詞已相當流行。同時代的還有“舶來品”、“舶來物”、“舶來種”(外來品種)、“舶來書籍”、“舶來煙草”等等。因此可以推論，“舶來語”，來自“舶來品”，顯然完全是日本自造的漢字詞，具有東方特點。但是用“舶”來表示語詞之所來，未免過於具體和誇張，“外來”則更為泛化，更為確切。從語詞構成的特點來看，“舶來語”也應當在先。由“舶來品”推演出“舶來語”，是最自然的，然後再創造“外來語”對它加以修正。上面的《日用舶來語便覽》應當不是“舶來語”的初期使用，而只是它使用後期的書証。假如“舶來語”晚於“外來語”產生，那麼這兩個詞不同的盛衰消長便無法合理解釋。如果以上這個推斷有理，那麼“外來語”當是日本獨自創造的詞，而並非根據西方語詞的義譯詞。中國的“外來詞”是改造自日語的“外來語”一詞，因此它也不能算是根據西語的外來概念詞，只能算是根據日語改造的外來概念詞。<sup>3</sup>

1995年初夏於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

---

3. 筆者在《異文化的使者——外來詞》第1節中對“外來詞”一詞同外語的對應關係的解釋不夠全面，而且不慎遺漏了 loan word 一詞，未能校出。此文可以作為對上書的一個補正。